

【陽明後學文獻叢書】

錢明 編校整理

徐愛 錢德洪 董澐集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

陽明後學文獻叢書

錢明 編校整理

徐愛 錢德洪 董澐集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 / 錢明 編校整理. —南京:鳳凰出版社, 2007. 3

(陽明後學文獻叢書 / 萬斌主編)

ISBN 978-7-80729-083-4

I. 徐... II. 錢... III. 哲學思想—中國—明代 IV. B24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21650 號

書 名 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

編校整理 錢 明

責任編輯 王華賓

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
發行部電話 025 83223462

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[http:// www.ppm.cn](http://www.ppm.cn)

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者 淮陰新華印刷廠

淮安市淮海北路 11 號 郵編 223001

開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張 17.125

字 數 391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80729-083-4

定 價 47.00 圓

(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)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『十一五』重點規劃項目
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

浙江省省級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項目

江蘇省『十一五』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《陽明後學文獻叢書》編纂工作委員會

主 編

萬 斌

副主編

錢 明(常務)

董 平

編 委

萬 斌

錢 明

董 平

姜小青

王華寶

陳永革

吳 震

方祖猷

徐儒宗

吳可爲

本書整理者

錢 明

《陽明後學文獻叢書》出版說明

心學大師王守仁，世稱「陽明先生」，是明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。他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儒家的心性之學，尤其是古代浙江地區的「浙學」傳統，創立了以「致良知」學說為理論核心的陽明學，又稱「王學」。王陽明的弟子和傳人衆多，門下異說紛呈，流派紛爭，他們對王陽明思想各有新的開拓和發展，形成了後世所稱的「陽明後學」。

關於陽明後學的研究資料，雖然有一部分著作已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等幾部大型叢書中，但尚存一些明顯缺憾：一是有的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或主要著作未被收錄，如錢德洪、徐愛、董澐、黃綰、薛侃、顏鈞、陶望齡、林春等。二是有的被收對象的著作相當不全，如季本、羅汝芳、周汝登、陶奭齡、管志

道等都有許多著作未被收錄。三是有的版本并非最佳或最全，如鄒守益的《鄒東廓文集》、羅洪先的《羅念庵全集》、王時槐的《友慶堂合稿》、張元忬的《不二齋文集》等。四是缺卷、缺頁現象嚴重，如許孚遠的《敬和堂集》僅收錄了四卷（原爲十三卷）。五是不够完善，如利用傳記序跋等資料就顯得相當困難和不便。這些缺憾對於陽明後學研究的深入進行無疑是很不利的。

因此，爲學術界提供一套基礎文獻，以推動陽明後學研究的深入發展，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爲此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，並約請有關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，由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具體組織實施，對陽明後學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進行搜集整理，與鳳凰出版社合作，出版《陽明後學文獻叢書》。

凡入選本叢書的各家原著，力求選擇最佳版本作爲底本，儘量搜集不

同版本進行互校，並做一定的輯佚補闕工作，務求準確和完整。每一思想家的文集，大體由評介性「前言」、基本文獻、相關附錄資料三部分構成。

本書所收著作的版本調查、標點校勘、附錄彙編，基本上由整理點校者獨立完成、自負其責，主編、副主編主要作了組織協調和版本選定工作，部分善本孤本、佚文佚詩及附錄內容，由常務副主編調查收集後提供。海內外學術界同仁也予以本叢書以極大的支持和關注。

本叢書分期分批出版，力求集陽明後學文獻之大成。

鳳凰出版社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

編校說明

徐愛是王陽明最早的入門弟子之一，他對早中期陽明學派的形成和發展曾做出過突出貢獻。錢德洪則是王陽明的晚年弟子，曾對傳播陽明學說，收集、整理和出版陽明著作做出過重要貢獻。而董澐既是陽明的晚年弟子，更是陽明學在浙西地區的主要傳播者，屬於陽明學派中的詩人哲學家。這三個人的著作，不是失傳散佚，就是所剩無幾。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，並經過多年努力，搜集到三人的數種著作和百餘篇詩文語錄。爲方便學術研究，我們將三人的所有著作和有關資料彙編在一起，希望能得到同仁們的指正。

一、生平考述

徐愛簡歷

徐愛（一四八七—一五一七），字曰仁，號橫山，餘姚橫河馬堰人（現劃歸慈溪市）。北宋建炎年間，其先祖徐琛爲參謀軍事，由汴京扈從渡江，居餘姚之嶼墩。徐琛曾孫徐良始徙馬堰。徐良孫徐原貞以孝友啓家，生徐愛曾祖父徐府君。徐府君，諱廷玉，字汝詢，家貧不堪凍餒，爲了生存，少「遂

治生」，徐家由此逐漸發迹。明弘治十六年，徐愛取王華女爲妻，居山陰（今紹興）。正德二年，在山陰師從王陽明，成爲王門最早的弟子之一。次年秋，舉進士二甲第六。正德四年七月，以明達有爲之體，出爲（祁）州守（《橫山遺集》卷下董復《祭文》）。正德七年冬，升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，爲應詔陳言「上下同心以更化善治」事，疏載《橫山遺集》卷下。正德八年春，侍陽明自北來南，檢簡牘中，見同門「多未識者，乃重有感焉」，遂作《同志考》。正德九年，「愛在南京，而陽明爲南鴻臚卿，愛與黃綰等日夕聚師門，漬礪不懈，同志益親，愛率之也」（《聖學宗傳》卷十三）。同年四月，愛使過浙，遇黃宗賢伯兄黃宗科於杭，語及王烈婦死節，撰《王烈婦神異記》。正德十年，升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，嘗「以南曹督漕」（《橫山遺集》卷上《洗心軒記》）的身份「督漕江湖」。正德十一年秋，愛考績便道歸省，「與陸澄等同謀買田書上（今湖州），爲諸友久聚之計」（《聖學宗傳》卷十三）。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七日，愛因得痢疾，暴卒於山陰寓館，年僅三十一歲；「海日先生（王華）卜以戊寅（十三年）十一月丙辰葬君山陰之迪埠山麓」（《橫山遺集》卷下蕭鳴鳳《徐君墓誌銘》）。

錢德洪簡歷

錢德洪（一四九六—一五七五），本名寬，字德洪，爲避先世諱，而以字行，改字洪甫，生於餘姚龍泉山北麓之瑞雲樓，因龍泉山古名緒山，遂以緒山爲號。「少業舉子，從事晦庵《集注》、《或問》諸說」，十七八歲時讀《傳習錄》，「與所學未契，疑之」（《瀛山三賢祠記》）。正德十四年，「補邑庠弟子，舉業日有聲」，然下第未果，「遂輕進取，專心以學問爲事」（《緒山錢君行狀》）。正德十六年，陽明平

宸濠歸越，「始決意師事焉」；及陽明歸餘姚省祖塋，經王正心引見，得以與陽明相識，此後力排衆議，「率諸友七十餘人，闢龍泉中天閣，請文成升座開講，首以所學請正」《浙學宗傳》。嘉靖元年，領鄉薦，中舉人，翌年下第歸，始「侍師於越」。五年，與王畿、金克厚不就廷試而歸，卒業於陽明。時凡及門者，陽明皆使其「先引導之，俟志定有入，方與請見」《名山藏》。嘉靖六年九月初八日，德洪、王畿訪張元冲於舟中，因論爲學宗旨，兩人產生分歧，遂請教陽明，史稱「天泉辨正」和「嚴灘復申」。七年冬，德洪偕王畿赴廷試，聞陽明計，乃奔喪至貴溪。嘉靖九年，與王畿「迭爲居守」於天真精舍，以接引四方來浙者《緒山錢君行狀》，並刻《陽明先生詩錄》於杭州勝果寺。十一年，始赴廷試，登進士第，「就蘇學教授，至則定祀典，申學規，日坐道山亭開講，吳士翕然而興，謂有東魯沂水遺風」《聖學嫡派》。同年秋，「問教學之道於甘泉子」《甘泉集》卷十七《贈掌教錢君之姑蘇序》。十二年，聘主廣東鄉試，薛侃前來問學《中離集》卷十二《寄錢緒山》。十四年，與聞人銓謀刻《陽明文錄》於姑蘇；同年冬，丁內艱歸餘姚，與親友修復中天閣之會。十五年冬，服闋補國子監丞，「立省愆堂，教諸生以悔吝吝凶之道」《名山藏》，以明「大易之訓」。十七年，升刑部湖廣司主事，後轉陝西司員外郎。二十年，因依法奏武定侯郭勳死罪，觸帝怒，下詔禁，與御史楊爵、都督趙鄉在獄中講《易》不輟。二十二年，詔革冠帶歸農。二十五年，至江西安福，游復古書院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七六。季夏，「避暑西湖禪舍」，將自己所編的心漁翁詩集《雲夜吟》贈予錢薇，並向其「索序」《海石先生文集》卷十七《雲夜吟序》。二十七年，與龍溪相約「會於水西，歲以春秋爲期」《龍溪會語》卷一《水西會約題詞》，又爲父心漁翁墓誌銘而赴廣東訪湛甘泉；同年夏，與羅念庵等相會於廬山天

池，並同赴「青原會」，順便爲其父而向東廓、念庵求索祭文；會後同游龍虎山，擇沖玄觀爲「江浙同志大會」之會所（《念庵集》卷五《夏游記》）。同年八月，朱衡等迎緒山「講學於精修觀，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」，又「責洪作疏糾材」，建雲興書院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三七）；九月，至廣東韶州，謁湛甘泉，並與之論學（《甘泉集》卷二十三《天關語通錄》），後應陳大倫之邀，留明經書院講學，因尚在服喪期間，離家遠游，引起湛甘泉、胡廬山等的不滿（《黃宗羲全集》第七冊，頁六〇五）；冬踰庾嶺，與諸生鄧魯等謁陽明祠，相與入南華二賢閣，以「共闡師說」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三七）。二十八年初春，自廣東舟返，過螺川，王時槐「舟次聽教，至南浦而別」（《王塘南先生自考錄》嘉靖二十八年條），其間舉「南浦大會」，「至數百人，留連旬日」（《敬所王先生集》卷一〇《與成井居年兄》）。五月，與龍溪同赴涇縣「水西會」，與會者達二百三十餘人（《龍溪會語》卷一《水西會約題詞》）；會後又偕浙、徽諸友前往江西，與鄒東廓等在龍虎山沖玄觀共舉「江浙同志大會」（同上卷一《沖元會紀》）；後又與龍溪、東廓等在安福共舉「復古大會」，會後「大聚於青原」（《東廓集》卷七《借陰申約》）。二十九年正月，史際在溧陽建嘉義書院，延請緒山主教事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三七），緒山撰《天成篇》，「揭嘉義堂示諸生」（同上），並增刻《朱子晚年定論》和重刻《山東甲子鄉試錄》於嘉義書院。四月，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，緒山「送王正億入胄監，至金山，遂入金陵趨會焉」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四〇），「罗近溪約緒山、龍溪」大會於留都天壇道觀，竟不果行（《盱壇直詮》卷下）。三十一年九月重陽，與龍溪一起訪戚南玄於南譙，舉「南譙會」（《龍溪集》卷十九《祭戚南玄文》）。同年冬，與龍溪再往南譙（同上卷二十《南玄戚君墓誌銘》）。三十二年秋，呂懷聚徒於滁州陽明祠，「洪往游焉」，並

「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，則相慶以爲新得」(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九八二)。三十三年秋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董、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於涇縣，舉寧國府六邑大會，禮聘緒山、龍溪「間年至會」(同上，頁一三四六)。同年，於水西精舍刊刻《傳習續錄》(《續刻傳習錄序》，並「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」於琅琊山(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四五)。三十四年，倭奴焚掠鄉居，緒山「作《團練鄉兵議》，以贊成之。首薦門下士，今都督戚繼光、總兵梁守愚，卒賴其力，以成大功。梅林謝君曰：『始疑公儒門，不嫻將略，乃知善將將也』」(《緒山錢君行狀》)。三十五年，與龍溪共「主水西會，往來廣德」(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四八)。同年五月，湖廣兵備僉事沈思畏在蘄州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，緒山赴會講學，「屬洪撰《仰止祠記》」(同上，頁一三四八—一三四九)。同年，「錢子德洪聚青原、連山之間，議葺陽明先生年譜」(《東廓集》卷五《勉董明建兆明諸友丈量》)。三十六年，黃九成移居天真書院，從緒山、龍溪游，「緒山大器之，黃因執贄爲弟子，願終身稟學焉」(《澹園集續》卷十《參議黃公傳》，《澹園集》，頁九二六)。同年，再至青原復古會(《惜陰會語》)。三十七年，龍溪過宛陵，定會於水西，與緒山分主教席(《郊居遺稿》卷五《王龍溪翁老師八十壽序》)。同年，「應當道聘主懷王之教事，諸生悅其教，惕然有省也」；後王守勝等構屋於十五都，建文麓精舍，三年後，御史張輝峰更名爲「緒山書院」(《饒州府誌》卷二十八《藝文三·雜著》)。三十八年，王敬所延請緒山、呂懷至懷玉書院主教事(《敬所王先生集》卷十六《懷玉書院碑》)。三十九年，與鄒東廓等會於上饒之聞講堂(《東廓集》卷首呂懷序)。同年，「督撫胡宗憲建(錢王)祠於靈芝寺址，塑三世王像，春秋致祭，令其十九世孫德洪者守之」(《西湖夢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，頁二四二)。時緒山「閑住吳

越國」，念先德不自，往來於懷」，遂刻《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》於杭州（《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序》）。四十一年十月，赴江西，「舟發章江，南昌諸友追送」，向諸生評論念庵之學，「諸生聞之，俱覺惕然有警」（《答論年譜書》六）。十一月至廣信懷玉書院，與念庵考訂《陽明年譜》稿。四十二年五月，緒山持《年譜》稿復訪念庵，延請念庵爲譜作序。四十三年春，與王敬所共舉「赤城會」，歸趨杭州天真書院（《答論年譜書》一〇）。十二月十六日，葬妻諸敏惠及長子錢應度、次子婦王氏於餘姚（《明故先妻敏惠諸孺人墓誌銘》）。四十四年，「作《頤閑疏》，馳告四方，自是不復遠游，相期同志春秋會於天真」（《聖學宗傳》卷十四）。四十五年，刻陽明《文錄續編》六卷並《家乘》三卷於嘉興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一三五二）。隆慶四年春，王時槐北上過浙，謁緒山於錢王祠，謂「錢公論學諄切」（《王塘南先生自考錄》隆慶四年庚午條）。六年，巡按浙江的謝廷傑將緒山所刪訂的《傳習錄》上、中卷，以及當時已「各自爲書，單行於世」的緒山所搜集編纂的《傳習錄》、《文錄》、《別錄》、《外集》、《續編》、《年譜》和《世德記》，「合梓以傳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，頁一四九八）。萬曆元年，緒山患病身衰，次子應樂力勸其歸姚養病。二年九月，「念同志之會，忽戒僕，束裝西游，寓先祠表忠觀」。同年十月二十七日，卒於杭州錢王祠，享年七十九（《緒山錢公墓誌銘》）。逾十日，其次子應樂扶襯還姚，十二月三日，葬勝歸山玉屏峰下，門人蕭良幹題曰「大儒緒山先生之墓」（《餘姚縣志》卷十五《塚墓》）。

董濬簡歷

董濬（一四五九—一五三四），字復宗，一字子壽，號蘿石，父樂靜翁董鑒，居海寧之錢山，至濬始

遷海寧澈浦。董濂平生好爲善，爲人仗義，「初學爲詩，不解隨俗營生業，獨好吟詠，遇時序之更，風物之變，古迹奇蹤，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歎、可哀、可駭、可愕、可慨、可慶，一於詩以寓之。家徒四壁，一毫不入於心。時名能詩者，吳下沈周、關西孫一元、閩中鄭善夫，皆與游，往來廣倡」（《石龍集》卷二十二《蘿石翁傳》）。曾「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，旦夕操紙吟鳴，相與求句字之工，至廢寢食、遺生業。時俗共非笑之，不顧，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」。故而在世人眼裏，董濂一直是「以能詩訓後進，從之游者遍於江湖，蓋居然先輩矣」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二四八），屬於浙西地區頗有名望的詩人。嘉靖三年，董濂游會稽，聞陽明良知之說，幡然有悟，遂就弟子列，時年六十七。陽明去世後，董濂復究心二氏，且忽若有悟，遂歸鄉，與僧玉芝法聚糾諸縉素，結蓮社於海門精廬，故又號「白塔山人」。此外，因董濂曾侍陽明於王府碧霞池旁的天泉樓，故又號「天泉綆翁」（《從吾道人語錄·日省錄》，第一條）。由於董濂「不得志於時」（鄭端胤《刻從吾董先生集引》，載《從吾道人詩稿》卷首），一生未曾爲官，故黃宗羲稱他是「布衣」（《黃宗羲全集》第七冊，頁三二九）。又因他澹泊名利，放浪山水之間，故鄭端胤稱他是「儒隱」。董濂晚年很少參加陽明學派的集體活動，據《陽明年譜》記載，嘉靖九年，他曾與薛侃、孫應奎等人共同管理過杭州的天真精舍，其間師從過鄒東廓，時間大概有一個月（參見《從吾道人詩稿》卷上《留別鄒東郭先生》）。此後便歸隱鄉里，曾借社友之力，建鍾樓、修水利，爲民生福祉做過一些實事。歿後，由其忘年之交許相卿爲他撰寫了祭文和墓誌銘。

二、徐愛著述考

因徐愛早夭，故其著述不多，今存於世的，主要是他編纂的《傳習錄》^{〔一〕}及其所著的《橫山遺集》。此外，徐愛還有二十首詩被黃宗義的《姚江逸詩》收錄。黃宗義按曰：「其詩功力未深而不落凡俗」（《姚江逸詩》卷七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四〇〇，頁一三四）。不過，這些詩皆見於《橫山遺集》。

徐記《傳習錄》三卷

一般認為，徐愛對傳播陽明學有過莫大之功，這主要表現在他所編纂的《傳習錄》初卷上。然徐愛記錄的《傳習錄》初卷與南大吉彙編的《續刻傳習錄》（今之中卷）尤其是錢德洪編定的《傳習續錄》（今之下卷），存有明顯的前後不一致，因而曾有人懷疑說：「大抵《傳習續錄》一編，乃陽明先生沒後，學者自以己意著述，原未經先生覽訂，其言時有出入，未可盡遵也。」（《友慶堂合稿》卷四《三益軒會語》，第一三九條）但為何從未有人懷疑過徐愛所錄的《傳習錄》初卷呢？難道徐愛在記錄初卷時就沒有「以己意著述」的現象存在嗎？誠然，陽明親自審閱過初卷是後人不加懷疑的重要原因，但這並不說明初卷中就沒有編者徐愛的個人理解和發揮了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《傳習錄》初卷雖為陽明之作，但仍能反映編者的一些思想，故而作為徐愛之著述來加以考量亦未嘗不可。

據《陽明年譜》記載，正德七年十二月，陽明升為南京太僕寺少卿，時門人徐愛正好亦出任南京

工部員外郎，於是兩人相約同舟歸省，途中，陽明給徐愛講授《大學》宗旨，徐將所聞輯爲三卷^二。關於編纂之動機，徐愛在《傳習錄序》中謂：

今備錄先生之語，固非先生之所欲，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，亦何事於此，惟或有時而去側，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。當是之時，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，如愛之驚劣，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，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。吾儕於先生之言，苟徒入耳出口，不體諸身，則愛之錄此，實先生之罪人矣，使能得之言意之表，而誠諸踐履之實，則斯錄也，固先生終日言之心也，可少乎哉？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，頁一五六七）

正德十三年八月，薛侃得徐愛所遺三卷及序、跋引言二篇，與陸澄各錄一卷（其中陸記八〇條、薛記三十五條），用徐愛所用「傳習錄」命名之^三，刻於江西贛州，簡稱薛本。「傳習」一詞出自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傳不習乎？」朱熹《論語集註》曰：「傳謂受之於師，習謂熟之於己。」然徐愛使用此詞，並非全采朱子之意，而是將「習」字釋爲「誠諸踐履之實」。後來《續刻傳習錄》的編者南大吉之弟南逢吉曰：「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錄者，不幸曰仁亡矣，錄亦散失，今之錄雖全非其筆，然其全者不可得，而此序序錄之意則備矣。」（引自蔡汝楠《傳習錄校本》^四）說明徐愛所錄的《傳習錄》三卷，至嘉靖初年即已散失，今通行本《傳習錄》上卷中徐愛所記的一四條語錄只是原刻本中的極小部分。所以陳榮捷先生認爲，徐愛所錄決不止十四條，可有二證：一則徐愛短跋所舉陽明《大學》諸說如道問學與尊德性一題，不在該錄之內。二則即載於《續刻傳習錄》徐愛序後的南逢吉之注解。可知徐愛所錄，已經散失若干矣（參見《王陽明〈傳習錄〉詳註集評》，臺北，學生書局一九七二年版，頁八）。